毛詩類釋

六

懸其身用熱醋潑之甲逐片墜下陸佃云瑇瑁不再交望卵影抱謂之護卵㸃（應）𤖿曰雄曰瑇瑁雌曰𧍪蠵

貝有五等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小雅菁莪曰錫我百朋朋者謂自小貝而上各二貝為朋而不成貝者不為朋也又以飾器物魯頌貝胄朱綅謂以貝飾胄使有文采蓋古人貨貝而寶龜夏后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周則有泉貝至秦廢貝行錢然五品之名尚存今貝不復為貨矣

蠶

爾雅蟓音象桑繭郭註食桑繭者即今蠶也周禮禁原蠶

註原蠶再蠶也蠶與馬同祖再蠶則馬受傷故禁之

豳風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計歲氣之早晚

不可指定幾月

鄭樵曰原蠶傷馬今以蠶為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

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明蠶馬類也物莫能兩盛

螽斯

爾雅蜇（音斯）螽蜙蝑（音嵩胥）郭註蜙蝬邢疏周南螽斯羽孔氏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蝗類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云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

詩緝曰螽斯蝗也蠜也（音煩）即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考爾雅云阜螽蠜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阜螽即蝗也螣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蜇螽蜙蝑此別是

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蜇螽也毛氏誤以為此螽斯為蜙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為一物非是春秋書螽即蝗也一生九十九子

阜螽（阜爾雅作蛗）

爾雅蛗螽蠜郭註詩曰趯趯阜螽毛傳趯趯躍也大夫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思其君子

詩緝曰阜螽即螽斯也本草李時珍曰狀如蝗蟲有

莎雞

爾雅螒音汁天雞郭註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邢疏詩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今絡緯蟲是也

陸氏佃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

蟋蟀

得為一物乎

蜩　螗

爾雅蜩蜋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胡蟬詩緝曰據爾雅則蜋蜩與螗蜩為二物矣故爾雅疏云首言蜩者目諸蟬也據詩疏引方言及陸璣之說則諸蟬皆一物無區别矣大雅蕩之書明云如蜩如螗豈得以為一物乎毛氏於蕩之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其說是矣於

豳風四月鳴蜩傳乃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為螗自為異同也

正字通曰蟬類非一統言之皆曰蟬析言之則五采具先諸蟬鳴者曰蜋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螗蜩曰蝘

螓

爾雅蚻音札蜻蜻郭註如蟬而小有文者謂螓衛風碩人云螓首蛾眉正字通曰顙廣且方者曰螓曰蜻蜻故

詩以比婦人之首曰螓首

蛾

正字通曰蠶化者似黄蝶而小朝生暮死蟲頙人詩曰螓首蛾眉

蝤蠐

爾雅蝤蠐蝎郭註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蝎所在異邪䟽蠀螬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

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

伊威

爾雅蛜威委黍郭註鼠婦別名又蟠音煩鼠負郭註甕器底蟲邢疏詩東山云伊威在室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註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是則蟠也鼠負也伊威也委黍也一物而四名也本草衍義曰濕生蟲也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磚甃及下濕處多有之長

爾雅螢火即炤郭註夜飛腹下有火邢疏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為螢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至秋而天沉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

蜾蠃

爾雅果蠃蒲盧郭註即細腰蠭也俗呼為蠮螉邢疏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蠭也鄭註中庸以蒲盧為土蠭說文云細腰土蠭也

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

蜾蠃

爾雅蜾蠃桑蟲郭註俗謂之桑蟃邢疏陸璣云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子蜾蠃呪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黄氏日抄曰蜾蠃青蟲螺蠃蠮螉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楊子雲所謂

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
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
畜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大自為螺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螺蠃以螟
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同官宮教台州
董華翁云螺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
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
為子詩之說得之楊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

戴侗聞其說亦云常親見蠮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蠮螉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鄭樵曰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為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

蟲之上皆如陶所説此葢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稾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

臣謹案黄氏日抄所云鄭夾漈已先闢去只是黄氏未見耳夾漈發明詩義極精但云蜂蠮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此則未確今蜂蟻何嘗不有子耶

蜉蝣

螣

爾雅食禾葉曰蟘音特邢疏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陸璣曰螣蝗也吏乞貸則生蟘

蟊

爾雅食禾根曰蟊邢疏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陸璣曰蟊螻蛄食苗根為人患許慎曰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

賊

爾雅食苗節曰賊邢疏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陸璣曰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四種蟲皆蝗屬其害禾處不同故分釋之

蠋

毛傳蠋桑蟲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正字通云凡草木上皆有之各隨所食草木之性故廣志云藿蠋香槐蠋臭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偶舉桑蠋言之爾雅翼

云蠋雖蠶類然蠶萬百為族而蠋則獨行故以興獨

宿者

蜂

爾雅土蠭郭註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名土蠭木

蠭郭註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邪䟽飛蟲螫人者

羅願曰蠭種類至多土蠭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周

頌小毖云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言管蔡之事

無人使蠭螫我乃我自求辛螫之苦耳自怨自艾之

蜴謂此也在草澤中者為蜥蜴在辟者名守宮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重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陸璣疏青緑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是也

蜮

毛傳蜮短狐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皆有之人在岸上影

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
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
瘡如疥是也詩小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言其潛伏
人不得而見也

毛詩類釋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十九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魚

龍

爾雅有鈴曰旂郭註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邢疏畫二龍於旂上一升一降相交詩周頌龍旂陽陽是也

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

鼉

毛傳鼉魚屬陸璣疏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厚宜冒鼓詩大雅鼉鼓逢逢是也

鄭樵曰鼉狀如鯪鯉長一二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常閉目極難死聲甚可畏其皮可冒鼓

鼈

爾雅鼈三足能音台郭註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吳興

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食之無蠱埤雅云鼈純雌無雄與黿為匹故黿鳴而鼈應李時珍曰鼈行蹩躠故謂之鼈一名神守陸佃曰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鼈守之則免詩六月云炰鼈膾鯉

臣謹按本草三足鼈食之殺人太倉民家得三足鼈命婦烹食之入卧少頃形化為血水惟髮存耳鄰人疑其婦謀害訟之官時知縣黃廷宣鞫問不

可知也

鮪

爾雅鮥（音洛）鮛（音叔）鮪郭註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鱏之魚有一魚狀如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邢疏陸璣云鮪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

薦王鮪是也

鱒

爾雅鮅音必鱒郭註似鱓子赤眼邢疏鮅一名鱒詩云九罭之魚鱒魴陸璣云鱒似鱓魚而鱗細於鱓赤眼是也

正字通云似鱓細鱗青質赤章目中一道赤横貫瞳俗呼赤眼魚一說蹲好獨行故從鱒見網輙逝埤雅云鱒魚圓魴魚方

魴

爾雅魴魾（音毗）郭註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魮邢疏詩云其魚魴鱮陸云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

正字通云魴魚小頭縮項闊腹穹脊細鱗色青白腹内肪甚腴詩周南魴魚赬尾註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也又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魴

之美可知

鰥

爾雅鯤魚子郭註凡魚之子總名鯤邢疏詩云其魚魴鰥鄭云鰥魚子鯤鰥字異葢古字通用也

臣謹按毛以鰥為大魚鄭意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敝笱為喻故易傳以為魚之小者喻文姜本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耳據此則鄭說為長

鱮

鄭箋鱮似魴而弱鱗廣韻云鰱也陸璣曰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詩云其魚魴鱮陸佃曰性旅行故其制字從與亦或謂之鰱失水即死魚之至弱者也下文唯唯則魚無不順從隨行亦以比文姜本無能為但魯桓微弱曾敝笱之不如耳

鱨

陸璣云鱨一名黄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黄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黄頰鱨揚也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大者長尺七八寸

鯊

爾雅鯊鮀音陁郭註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邢疏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鱨鯊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蓋沙性善沉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

陸佃曰詩備陳鱨鯊魴鱧鰋鯉蓋鱨也魴也鯉也其

性浮鯊也鱧也鰋也其性沉而留則嫠婦之笱其用功寡又以待魚之自至今魚麗于罶鱨鯊魴鱧鰋鯉沉浮大小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多可知也

鱧

爾雅鱧鯇（音混）郭註今鯶魚似鱒而大邢疏詩小雅魚麗于罶魴鱧舍人云鱧一名鯇郭所不取

正字通曰鯇音混形長身圓肉厚一名鯶有青鯇白

鯇白者味勝本草曰鯇似鯉生江湖間膽至苦止喉閉又音莞俗以鯇性食草謂鯇為草魚即鯶魚也

詩緝曰毛氏以鱧為鮦本草云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郭璞曰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佃皆同毛說以鱧為今之烏鯉魚也舍人云鱧一名鯇陸璣曰鱧鯇也似鱧頰狹而厚江東人通呼鯶子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為鯇魚也今從之

顧夢麟曰鱧鮦本郭璞解吾吳中呼為黑魚非佳味曰鱧鯇則舍人釋也鯇今呼為鯶魚

鰋

爾雅鰋鮎(音拈)邢疏詩小雅魚麗于留鰋鯉孫炎曰鰋一名鮎是以鰋鮎為一物郭氏則別為二云鰋者今鰋額白魚鮎則名鯷(音題)江東通呼鮎為鮧是郭氏所以異也

許氏謙曰詩緝毛氏及前儒皆以鮎釋鰋惟郭璞以

鰋鮎各為一魚按本草云鮧一名鮎一名鯷不言是
鰋是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畧當言似鮎耳
爾雅翼云鮧鮎別名鰋額兩目上陳口方頭大尾小
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諺謂鮎魚上竹竿
盖謂竹之與魚皆滑必無上之理故反言之
顧夢麟曰朱子以鰋釋鮎亦本毛傳然爾雅自作一
魚鮎在吳中亦下味不貴也華谷云只當言鰋似鮎
是

向丙故曰丙也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杜甫詩云魚如丙穴由來美則嘉魚固歷代所貴矣

附捕魚具

罛

爾雅魚罟為之罛郭註最大罟也邢疏捕魚之具最大者名罛詩衛風云施罟濊濊是也

罩

爾雅籗音霍謂之罩郭註捕魚籠也邢疏籗編細竹以為罩孫炎云今楚籗也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籗皆謂捕魚具詩小雅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是也

汕

爾雅罺音朝謂之汕郭註今之撩罟邢疏汕謂以薄汕魚也詩小雅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云樔也箋云樔今

之撩罟是也陸佃云工籠之如罩下撩之汕汕至誠之道也

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之無方也

笱

毛傳笱竹器承梁之空以取魚者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罶詩詁曰古者川澤之利以時取之非其時有禁惟

嫠婦上所矜閔使為笱得取魚若遺秉滯穗之意正字通曰詩敝笱在梁魚麗于罶皆所以取魚非嫠婦獨有之邶風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雖棄婦託言以戒新昏足證未棄以前有笱非夫亡而後有笱也爾雅笱嵩屬嫠婦泥甚詩詁亦屬附會

潛

爾雅槮音孫謂之涔郭註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疏詩周頌

毛詩類釋卷二十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車

收

毛傳收軫也孔疏軫車之前後兩端横木也所以收歛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收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言之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四尺四

寸大車則其深八尺是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也人從後登車入於車内故以深淺言之

顧夢麟曰小戎主行不主載故收用淺此句車軫之制也

梁輈

毛傳輈轅也梁輈上句衡也孔疏衡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有梁故曰梁輈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歴録然

也

顧夢麟曰輈不梁則無以便服馬之進退輈梁矣其木易於不堅故以革量其輈為五停而束之木與革相間其文歷録然此句是鉤衡之制也

衡

考工記衡長參如一鄭註衡長容兩服疏云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也兩服謂服馬也以驂馬別有軥鬲引之衡謂車端橫木

游環　脅驅

孔疏游環在服馬之背上驂馬欲出則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

詩緝曰游環者以環貫驂馬之靷游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脅驅者以皮繫衡軫之兩端當服馬之脅所以止驂馬之内入王金儒曰游環靳環也左傳云吾從子如驂之靳毛傳朱子皆以為靷環非也

其輪之外踐地處如劒脊也侔謂上下相等也澤多
濕如以刀割泥而泥不附著是行澤欲杼之故摶圓
厚也甐動也山多石如以圓滑之物行於石上雖為
石所敝不動於鑿中是行山欲侔之故

輻

說文輻車輪旁所繫之直木用以輔輪而行者六書故
輪之中為轂空其中以為軸所貫三十輻湊其外詩
曰坎坎伐輻兮言伐檀木為輻也

轂 軧

說文轂輻所湊也朱傳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考工記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註轂中空虛故輪轉便利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又左傳有笠轂宣四年伯棼射王汰輈以貫笠轂註兵車無蓋尊者則旁人執笠依轂而立謂之笠轂汰過也謂箭過車轅及王之蓋也又轂謂之軧說文云軧長轂也小雅約軧錯衡是也

是可解脱物若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左傳輔車相依

軛

孔疏軛車軾前也由輈以上為軛

詩緝曰舊音宂非也音宂者車旁從九謂車轍轍無不濡之理今當車旁從巳音范少儀云祭左右范是也

許氏謙曰按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為軌

並存之

重較音角

孔疏周禮輿人註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以角之兩頭皆

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輢出軾而言也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

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

寸橫一木謂之較較軾通高五尺五寸古人立乘非

如今人之坐故平常則憑較若因為敬則落手憑下

毛傳路車人君之車秦風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許氏謙曰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車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又王風大車檻檻毛傳大車大夫之車疏曰此大車蓋革車也大夫乘墨車天子之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故知此大車是革車也

臣謹案毛孔以大車為革車以下毳衣而知之春官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服玄冕

而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則加一等如子男故得服毳衣得服毳則知車亦得象子男之革路也錢氏曰尊之故言大車與平地任載之大車有别

大車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孔疏此大車是平地載任之車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即此是也其車駕牛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則是小人之所將也將猶扶進也詩緝曰君子推挽小

人小人既進則譖害君子如人推挽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也

臣謹案此大車謂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凡車駕馬者則用人御車謂人在車上御六轡以左右之射御為六藝之一士大夫之所習也車駕牛者則用人將車謂人在車旁步行扶進之罪隸之所職也詩小雅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孔疏引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云牛助謂

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輂

田車

詩車攻云田車既好四牡孔阜疏曰田車田獵之車

輶車

毛傳輶輕也鄭箋輕車驅逆之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御還之使不出圍是田獵之官所用若君所乘君所乘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為名也

朱傳曰鑣馬銜也驅逐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

役車

詩唐風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孔疏春官巾車職庶人乘役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者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知役車休息是農功畢之時也

棧車

詩小雅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棧車役車也鄭箋

毛傳小戎兵車也制度已悉見前

元戎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破敵家之行伍也

王氏曰軍行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七百二十人

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説車飾云簟茀朱鞹也鞹是皮之去毛者諸侯之路車皆以朱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也

臣謹案采芑言簟茀魚服孔疏謂以方文竹簟之蔽為之蔽韓奕言簟茀錯衡孔疏謂漆簟以為車蔽若今之藩藩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之藩蓋婦人之車也與此文簟茀朱鞹為三毛傳又謂是諸侯之路車則茀是國君所用不獨

毛傳文茵虎皮也疏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

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

淺幭

毛傳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疏曰獸之淺毛者唯虎

耳謂以淺毛之皮為幭也

臣謹案文茵與淺幭皆以虎皮為之茵施於車箱

之內坐以為安幭覆於車軾之上行以為憑文言

其采淺言其形狀耳鞹所以持車使牢固者非以

淑旂

毛傳淑善也交龍為旂鄭云旂之善色者也

綏章

鄭箋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夏翟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毛於竿首者然則孔疏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蓼蕭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近於馬衡是車前駕馬者即軏也

附録

陳氏稽古編曰人駕車曰輦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葢夏之末代所造見宋書及通典井丹亦云桀駕人車行則載任

器止則為蕃營不以乘也詩車攻傳以徒為輦者

為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為城謝也何草不黃篇有

棧之車箋云輦者為用兵不息也皆以載任器惟

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使二婦

人輦而如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衛公叔文

子輦而歸然王后止乘於宮中三子或遇變或疾

或老皆非其常也桀無故而駕之則世以為譏矣

黃公紹謂王朝步自周步為步輦恐不可從

四驪

孔疏戎事齊力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乗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黄既駕皆是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

四騏

說文馬青驪文詩秦風駕我騏馵小雅我馬維騏是也

孔疏色之青黑者名曰騏六書故騏馬綦色綦蒼艾

色也

駟騵

爾雅駵馬白腹曰騵郭註駵赤色黑鬣也大雅駟騵彭彭孔疏云三代秉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毛以白腹為上周下殷也檀弓言戎事秉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秉後遂為一代常法

四黃

埤雅曰黃騂曰黃黃赤馬之上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

有黄也列子曰牝而黄牡而驪天下之馬也有駜曰乘黄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駽則黄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或曰天子之馬常則駕四盛則駕六詩曰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則駕六之證也

臣謹案牝難於黄牡難於驪昔人言相馬謂得之牝牡驪黄之外語蓋本此

馵音注

爾雅後右足白曰驤左白曰馵埤雅曰詩云駕我騏馵

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乗駢馬驂駕三馬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

白顛

爾雅駒音的顙曰白顛邢疏舍人云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埒雅

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易曰其於馬也為馰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白顙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馬額曰盧的白也

騆

爾雅青驪曰騆邢疏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騆今之鐵驄也詩曰駜彼乘黄駜彼乘牡駜彼乘騆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

則臣之道備矣

駁

爾雅騮音留白曰駁邢疏孫炎曰騮赤色也謂馬有騮處有白處者曰駁埤雅徐鍇曰疑象駁文晉侯秉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服之

皇一作騜

爾雅黄白曰騜郭註詩曰皇駁其馬邢疏孫炎曰馬有

黃處有白處者曰騜

驒

爾雅青驪驎曰驒郭註色有深淺斑駮隱粼今之連錢驄也邢疏說文云馬文如鼉詩曰有驒有駱是也

駱

爾雅白馬黑鬣曰駱郭註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邢疏鬣鬛也白馬黑鬛者名駱詩四牡曰驒嘽駱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詩緝曰駱馬最耐勞今以勞之故

猶嘽嘽喘息則人勞可知矣

駓　駰

爾雅黄白雜毛曰駓陰白雜毛曰駰邢疏陰淺黑色毛色黄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今謂之桃花馬毛淺黑而白無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駉二章云有騅有駓四章有駰有騢是也埤雅曰詩云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與駉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駰者以明馬雖

彌劣而所以御之滋善

騅音追騢音遐

爾雅蒼白雜毛曰騅彤白雜毛曰騢邢疏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彤赤也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騢說文云即今赭白馬也

驔魚

爾雅二目白曰魚郭註似魚目也豪骭音汗曰驔謂豪在骭而白骭謂脛骨膝以下脛以上為骭埤雅魚今謂

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驔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者有加無已

騏　騂

埤雅馬青黑色曰騏赤身黑鬣曰騂詩秦風騏騂是中是也

騧　驪

爾雅白馬黑喙曰騧郭註喙口也今之淺黃色者為騧

騅之色一曰蒼黑白毛騅一曰蒼白雜毛騅今騅烏之色亦在青黑青白之間

附馬飾

俴駟

鄭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為馬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

臣謹案此即後世所謂鐵騎古者人之甲冑皆以犀兕之皮為之無用金者而馬則以金為甲元戎

十乘為車縵輪馬被甲左傳鞌之戰齊頃公不介馬而馳之則馬之有甲舊矣

鏤膺 大雅韓奕 詩作鉤膺

毛傳膺馬帶鄭箋鏤膺有刻金飾也孔疏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知膺是馬胸前帶也春秋成二年仲叔于奚請繁纓繁與樊同鄭注周禮巾車五路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但彼謂在腹之帶與膺不同耳

其口也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此則鸞在於鑣是異

於乘車乘車謂玉路金路象路也

朱幩

毛傳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鑣馬銜外鐵也六帖云朱

幩鑣也而遂以鑣鑣贊之此以實字為虛字凡古書

重字大半借實字用也詩緝曰鑣鑣非一鑣也

附成周邱甸不出車馬論

臣謹案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

匹牛十二頭故周禮小司徒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師而至之文李氏廉獨曰甸出一乘者特出一乘之人耳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然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疑其與周禮相背臣謂周禮出於王莽世好為繁重碎密特竄入此等以瞽當世之愚民非真周制之本然也且即周禮一書考之亦自相矛盾詩小戎為兵車收欲淺轂欲長而考工記所載輪人輿人輈人之制行澤欲杼

行山欲侔較量分刌窮極微渺此惟國工能之而
乃使六十四井之民憑空授意造為此車其能佽
征戒刑乎且馬出於民須臨事備具而詩云比物
四驪閑之維則又云秉其四騏四騏翼翼意惟天
閑[illegible]廄雲錦成羣方能挑選出四馬皆同色豈可
責之閭巷之編氓況車有游環脅驅約軝錯衡馬
有鉤膺鏤錫鞗革金厄之飾均非民間所能具故
知李氏之説為不可易也

毛詩類釋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續編卷上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詁

俶落權輿始也

小雅大田曰俶載南畝周頌曰訪予落止秦風曰于嗟乎不承權輿疏俶者動作之始落者木葉隕墜之始權輿者天地之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

興始

林烝君也

小雅賓筵曰有壬有林文王有聲曰文王烝哉疏說文云平地有叢木曰林烝者左傳云天生烝民樹之以君司牧之故以林烝為君也

餤音談烝進也

小雅巧言云亂是用餤毛傳餤進也周頌豐年云烝畀祖妣魯頌閟宮云烝徒增增鄭箋俱云烝進也又

有作衆字解者大雅天生烝民是也
介純夏幠墳奕戎駿假濯訏壬淫甫景廢冢昄蓆大也
大雅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介圭大圭也　魯
頌閟宮云天錫公純嘏鄭箋純大也　秦風云於我
乎夏屋渠渠小雅巧言云亂如此幠毛傳俱云大也
鄭箋幠敖也　大雅韓奕云奕奕梁山又云纘戎祖
考江漢云肇敏戎公毛傳俱云大也鄭云戎猶汝也
與爾雅異　商頌長發云爲下國駿厖那篇云湯孫

奏假大雅文王有聲篇王功伊濯抑篇云訏謨定命
小雅賓筵篇有壬有林駿假濯訏壬毛傳俱云大也
鄭云壬任也謂君所任卿大夫也與爾雅異　周頌
有客云既有淫威齊風云無田甫田淫甫毛傳俱云
大也　周頌潛篇云以介景福鄭箋景大也　小雅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本
釋詁毛傳云廢忕也說文忕習也言在位之人慣習
為此殘賊之行莫有自知其過惡與爾雅異似此說

較優詩緝曰山有栗梅之嘉卉今其山廢為殘賊之地民不自知其何辜詩記畧同鄒肇敏曰猶離騷所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講廢字更明白正當　周頌緜篇曰迺立冢土毛傳冢大也冢土大社也　大雅卷阿云爾土宇昄章鄭風云緇衣之蓆昄蓆毛傳俱云大也

弔摧詹至也

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毛傳弔至也案書盤庚弔由靈弔字亦作至字解　大雅雲漢云先祖于摧毛傳摧至也言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鄭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詩緝則曰民無遺類若此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不煩改字文較明順

小雅采綠曰六日不詹毛傳詹至也鄭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婦人過時則怨曠

鮮類攻穀介善也

文考孔傳令治民將在敬循文考之事是遹又為循也

靖漠謀也

小雅小明云靖共爾位毛傳靖謀也　巧言云聖人莫之漠莫莫音義同謂心之謀也王氏曰莫定也

于曰也

小雅六月云王于出征鄭箋于曰也秦風王于興師鄭又曰于於也與爾雅異又有作往字解者豳風三之日于耜一之日于貉晝爾于茅是也

為亂階鄭箋職主也

績緒貫公事也

商頌云設都于禹之績魯頌閟宮云纘太王之緒魏風碩鼠云三歲貫女周頌酌篇云實維爾公允師績緒貫公俱謂事也

卬我也

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毛傳卬我也

頰光也

小雅無將大車云不出于熲熲火光也

寁駿速也

周頌清廟云駿奔走鄭注疾奔走言勸事也　鄭風遵大路曰不寁故也毛傳寁速也詩緝曰速猶言倉卒也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謂棄去之速也得此纔明白

那多也

小雅桑扈云受福不那

流差擇也釋言又云流求也
周南關雎云左右流之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皆謂
選擇也
瘉瘇痒癙疷閔疚痗瘥痱癉瘵瘼病也
小雅角弓云交相為瘉正月云癙憂以痒又曰亦孔
之痗白華云俾我疷兮鴟鴞云鬻子之閔斯節南山
云天方薦瘥采薇云憂心孔疚四月云百卉具腓腓
痱音義同大雅板篇云下民卒癉瞻卬云士民其瘵

如是人亦如之久勞而乾竭解更勝

肆故今也

大雅緜云肆不殄厥愠毛傳肆故今也案爾雅本以二字解一肆字郭將二字折開以故為新故之故失其旨矣朱子改為肆猶遂也則與尚書肆予小子發肆予以爾衆士講不通不如原詁爲順

亶胒埤竺音篤腹厚也

亶者誠之厚也小雅棠棣云亶其然乎大雅桑柔云

震戁妯騷蹶動也

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商頌長發云不戁不竦戁者恐動也小雅鼓鍾云憂心且妯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又緜篇云文王蹶厥生戁騷蹶皆搖動皃

馘穧獲也

魯頌泮水云在泮獻馘鄭云馘所格殺者之左耳小雅大田云此有不斂穧穧是禾之鋪而未束者

剡羊冉切䂮音畧利也

小雅大田云以我覃耜剡覃音義同周頌載芟云有略其耜挈略音義同
拼使也
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拼荓音義同周頌小毖云莫予荓蜂王氏曰荓使也

大雅泂酌云可以餴饎饙餾音義同說文云饙一蒸米也蒸米謂饙稔熟也今人呼歲熟爲稔

滕將送也

左傳以媵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皆謂送也

鞠究窮也

大雅雲漢云鞠哉庶正小雅節南山云以究王訩皆謂窮也

丁應當也

大雅雲漢云寧丁我躬又下武云媚兹一人應侯順德鄭箋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嚴氏曰天下媚愛于武王而應之以順德則以應為感應之應義較順

茹度也

邶栢舟云不可以茹鄭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黑白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於人之善惡外内俱度知之嚴氏曰柔則茹之為吞納之意言鑒不擇妍醜

皆納其影我心則不能無容善惡毛以茹為度今不
從案嚴蓋宗歐陽及朱子之意似較勝廣韻茹食也
菜之入口名爲茹若茹草茹毛皆吞啗之名

穀履祿也

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綏之穀又作善字解小雅
蓼莪民莫不穀是也

憯曾也

小雅節南山云憯莫懲嗟猶言曾莫懲創嗟閔曾是

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

爐也

舫詩作方泭也泭音孚

詩云不可方思論語乘桴浮於海注桴編竹木為之

大曰栰小曰桴舫方泭桴音義並同

懠怒也

大雅板云天之方懠舍人云懠怒聲也

葵揆也

小雅采菽云天子葵之

襄除也

詩曰牆有茨不可襄也又曰玁狁于襄俱謂除去之

意爾雅又作儴字解者鄭風云兩服上襄又有作助

字解者書曰贊贊襄哉是也

苞稹也

詩曰集于苞栩毛傳苞稹也鄭箋稹者根相逼迮梱

緻

訛化也

詩曰四國是訛

孺屬也

常棣云和樂且孺屬謂親屬鄭箋屬者昭穆相次序

虹潰也

大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名旻云蟊賊内虹

闍臺也

鄭風云出其闉闍毛傳闉曲城也闍城門臺

王風云左執翿毛傳翿纛也翳也今之羽葆幢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舞者執之所以自蔽翳

芼搴也

周南云左右芼之芼謂拔取菜拔菜而擇之也

芾小也

召南云蔽芾甘棠芾是木榦及葉之小者也

皇華也

四牡云皇皇者華草木之華一名皇孫炎云皇皇猶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續編卷下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訓

斤斤察也

周頌執競云斤斤其明毛傳斤斤明察也孫炎曰重

慎之察也

便便辨也詩作平平

小雅采菽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傳平平辨治也

便平古今字

晏晏温温柔也

衛風氓云言笑晏晏大雅抑云温温恭人此皆寛緩和柔也

翹翹危也

鴟鴞云予室翹翹言懸危恐懼也

憢憢懼也詩作曉曉

鴟鴞云予維音嘵嘵

番番蹻蹻勇也

大雅崧高云申伯番番魯頌泮水云蹻蹻虎臣皆武

夫壯勇之貌

洸洸武也

大雅江漢云武夫洸洸

蹶蹶踖踖敏也

唐風蟋蟀云良士蹶蹶小雅楚茨云執爨踖踖皆便

速敏捷於事也

增增衆也

魯頌閟宮云烝徒增增人物衆夥之皃

烝烝作也

魯頌泮水云烝烝皇皇毛傳烝烝厚也孔疏釋訓云

作也衆作正是厚重之意故為厚

懕懕詩作厭厭 媞媞安也

秦風小戎云厭厭良人毛傳厭厭安静也魏風葛屨

云好人提提毛傳云提提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

簡簡大也

周頌執競云降福簡簡

慅慅詩作草草勞也

巷伯云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又陳風月出云勞心慅兮慅草音義同

爰爰緩也

王風兎爰云有兎爰爰毛傳爰爰緩意

旭旭郭氏讀為好好蹻蹻音劇憍也

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大雅板篇云小子蹻蹻驕皃皆小人得志憍蹇之皃也

版版詩作板板盪盪詩作蕩蕩僻也

大雅板云上帝板板毛傳板板反也上帝指王鄭云王反先王與天之道又蕩篇云蕩蕩上帝鄭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李巡曰版版失道之僻也盪盪弗思

之僻也詩及爾雅字異而音義並同

爞爞詩作蟲蟲薰也

大雅雲漢云蘊隆蟲蟲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謂旱熱薰炙人也

居居究究惡也

唐風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又曰自我人究究毛傳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究究窮極人之惡

仇仇敖敖詩作嚻嚻傲也

小雅正月云執我仇仇毛傳仇仇猶謷謷也鄭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大雅板云我即爾謀聽我嚻嚻毛云猶謷謷也鄭云我就汝而謀欲告以善道汝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是皆傲慢賢者

痯痯瘐瘐詩作瘉瘉病也

小雅杕杜云四牡痯痯毛傳痯痯罷貌又正月云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此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大東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佻佻獨行貌鄭箋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又云契契寤歎毛傳契契憂苦也言小國困弊賢人憂歎遠者愈益急切

儵儵詩作踧踧並音狄嘒嘒罹禍毒也

小弁云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毛傳踧踧平易鞫窮也又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柳盛則多蟬悼王道之蕪穢羨蟬鳴之自得傷己之失所而罹禍也

臯臯琄琄詩作鞙鞙刺素食也

大雅名旻云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毛傳臯臯頑不知其道也小雅大東云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毛傳鞙鞙玉貌璲瑞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譏尸位而素餐

也

懽懽（詩作灌灌）愮愮（詩作搖搖）憂無告也

大雅板篇云老夫灌灌毛傳灌灌猶欵欵王風云中心摇摇毛傳摇摇憂無所愬音義並同

謔謔謞謞（詩作熇熇）崇讒慝也

板篇云天之方虐無然謔謔毛傳謔謔然喜樂又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毛傳熇熇然熾盛也鄭箋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言樂禍助虐增譖惡也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

小雅小旻云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言姦黨熾盛背公卹私曠職事也

不蹟不遹也

小雅沔彼云念彼不蹟毛傳不蹟不循道也遹循也

不徹不道也

小雅十月云天命不徹毛傳徹道也鄭箋言王不循天之政教也

𢘅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不能仰之人籧篨戚施俱見衛風新臺

夸毗體𢘅也

大雅板篇云無為夸毗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體𢘅朱傳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義較勝

殿屎音玷熙呻也

板又云民之方殿屎孫炎曰殿屎愁苦呻吟之聲